朱子語類

卅九之四十三　論語

先進　顏淵

□仁13
775
16

重鋟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九

論語二十一

先進篇上

先進於禮樂章

先進於禮樂文質何以不同曰禮只是一箇
之間先進後進於禮樂文質何以不同曰禮只是一箇
禮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依許多威
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式好看了古人只是
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樂亦只是一箇樂亦
是用處自不同古樂不可得而見矣只如今人彈琴亦
自可見如誠實底人彈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夫手
夫脚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見繁碎耳因論樂黃鍾
之律最長應鍾之律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

旋相為宮為君商為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如今響板子有十六箇是正律四箇是四清聲清聲是減一律之半如應鍾為宮其聲最短而清或雖賓為商則是商聲高似宮聲是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雖賓律減半為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然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項徽宗朝作大晟樂其聲是一聲低似一聲故其音緩散太祖英明不旬及當王朴造樂時聞其聲太急便令減下一律其聲遂平時舉

問先進於禮樂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如今

日事都恁地多靡其在南康時通上位書啓只把紙封後來做書冊如今盡用紫羅背冊內用真紅事事都如此如何合殺問孔子又云吾從周只是指周之前輩而言曰然聖人窮而在上所用禮樂須更有損益不止從周之前輩若顏子為邦之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問如孔子所言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云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此皆欲損過就中之意曰固是此等語最多又云觀聖人意思因見得事事都如此非獨禮樂如孟子後面說許多鄉原狂狷亦是此意鄉原直是不好寧可是狂底猶底如今人恁地文理細密倒未必好寧可是白直麤疎底人賀孫

夫子於禮樂欲從先進今觀禮書所載燕饗之禮品節太繁恐亦難用不若只如今人宴集就中刪修使之合義如鄉飲酒禮何來所行莫成彊人行之何益所以難久不若只就今時宴飲之禮中刪改行之情意却須浹洽必大

從我於陳蔡章

問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曰此說當從明道謂此時適皆不在孔子之門思其相從於患難而言其不在此耳門人記之因歷數顏子而下十人并目其所長云耳謨

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文學政事否曰又況如此看自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德行而短於才者因云冉伯牛閔子之德行亦不多見子夏

子游兩人成就自不同胡五峯說不知集注中載否

說子夏是循規守矩細密底人子游却高朗又欠細密工夫荀子曰第作其冠神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嘿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惰懶惰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如學子游之類只學得許多放蕩疎闊意思賀孫因舉如喪至中哀而止事應對進退等語皆是子游之言如小子當洒掃敬子夏能敬而少溫潤之色皆見二子氣象不同處曰

問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別曰德行是箇兼內外貫本末

全體底物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見於用者也蠹
德行得之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蠹

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潛曾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枝葉之功

祖道

南容三復白圭章

先生令接讀問自南容三復白圭云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此事見家語自分明時舉

顏路請子之車章

鄭問顏淵死孔子既不與之車若有錢還亦與之否曰与

錢亦須與之無害淳

問注以為命車何以驗之曰禮記言大夫賜命車節

門人厚葬顏子之門人不得視猶子以有二三子故也

嘆不得如葬鯉之得宜此古註說得甚好又簡徑明作

季路問事鬼神章

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泳

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於死而無媿時舉

或問二氣五行聚則生散則死聚則不能不散如晝之不

能不夜故知所以生則知所以死苟於事人之道未能盡焉能事鬼哉曰敢問死者鬼之事人之道有是理則有是氣人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是如此否曰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誠敬不至以之事人則必不能盡其道況事神乎不能曉其所以生則又焉能曉其所以死先生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亞夫問未知生焉知死乎廣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焚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

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是也時舉

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無氣而俱散便是都散無了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

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世間無有聚而不散散而不聚之物聚時是這模樣則散時也是這模樣若道死了子路又不全與他說若道不說又也只是恁地義剛

先生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曾以一時趨平原者言之我

於人之不當事者不妄事則於鬼神亦然所以程子云能盡事人之道則能盡事鬼之道一而二二而一過

問伊川謂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是蒸氣與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

賀孫

徐問集注云鬼神不外人事中何以見曰鬼神只是二氣屈伸往來在人事如福善禍淫亦可見鬼神道理論語少說此般話曰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亦是然聖人全不曾說這般話數人以其無形無影固亦難說所謂故鬼神而遠之只如此說而已　淳　㑹集注云無

問閎子閒侃曰冉有子貢侃侃閎子閒曰冉有子貢侃侃如也閎子侍側章

子貢便較粗了侃侃便有盡發見在外底氣象閎子則較近裏些子　雉

問冉有子貢侃侃如也這侃字只作剛直說如何曰也只是剛直閎子驀氣象便自深厚冉有子貢便都發見在外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不必泥事迹以二子氣象觀之蓋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閎子純於孝自然有閒

閒氣象端蒙

問閒閒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得粗底

夔孫

問閒閒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求平日自是簡退

遂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曰豈非以卑承尊易得入於柔佞甲論三子各露其情實如此故夫子樂之曰都無那委曲回互底意思廣

問閒閒行行侃侃曰閔子於和悅中却有剛正意思仲由一於剛正閔子深厚仲由較表露問子路不得其死然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死處問曰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吳伯與講由也不得其死處問曰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曰然仲由

之死也有些没緊要然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但不知夫子既教之以正名而不深切言其不可仕於衛何歟若冉有子貢則能問夫子爲衛君與否盖不若子路之兼卒壯相

或問子路死於孔悝之難死得是否曰非是自是死得獸出公豈可仕也又問若仕於孔悝則其死爲是否曰未問死孔悝是不是只合下仕於衛自不是了況孔悝亦自是不好底人何足仕也子路只見得可仕於大夫而不知輒之國非可仕之國也問孔門弟子多仕於列國之大夫者何故曰他別無科闕仕進者只有此一門舍此則無從可仕所以頗閔寧不仕耳倘

子路死孔悝之難未爲不是只是他當初事孔悝時錯了

到此不得其死（饒本作到此只得宛）衛君不正冉有子貢便能疑而問之有思量便不去事他若子路粗率全不信聖人說話必也正名亦是教子路不要事衛他更說夫子之迂若由也不得其死聖人已見得他錯了但不知鳴呼攻之責得求之深雖有不得其死及正名之說然終不分曉痛說與他使之知不要事孔悝此事不可曉不知聖人何故不痛責之明作

子路爲人兼於精微處多未達其事孔悝蓋其心不以出公爲非故也悝即出公之黨何以見得他如此衛君待子爲政夫子欲先正名他遂以爲迂可見他不以出公爲非故其事悝蓋自以爲善而爲之而不知其非義也嘗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問師也過商也不及看過與不及處莫只是二子知見上欠工夫曰也不獨知見上欠二子合十二資質是這樣子張便常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子張說話及夫子告子張處如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人其疎曠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又問參也竟以魯得之魯却似有不及之意然曾參雖魯

而規模志向自大所以終能傳夫子之道乎夏令十二淺
狹而不能窮究道體之大全所以終於不及曰魯自與
不及不相似曾是質樸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
一箇物事欠了些子賀孫
問伊川謂師商過不及其弊為楊墨氏之
學萌蘖已久晏子時已有之兼師商之過不及與兼愛
爲我不關事必大
李氏富於周公章
問以季氏之富而求也爲之聚斂曰不問季氏貪富若季
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
之者故夫子如此說義剛
問再求聖門高弟親炙聖人不可謂無所見一旦仕於季

氏爲之聚斂而附益之蓋緣他工夫間斷故不知不覺
做到這裏豈可不時時自點檢曰固是只緣箇公私義
利界分不明所以如此若是常在界分內做自然不到
如此纔出界分去則無所不至矣廣
問季氏富於周公一章先生舉范氏之說歎美久之云
入最怕資質弱若過於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
下其勇氣英風尚足以起頑立懦若冉有之徒都自扶
不起如云可使足民他豈不知愛民而反爲季氏聚斂
如范氏云其心術不明惟是心術不明到這般所在都
不自知又云以仕爲急他只緣以仕爲急故從季氏見
他所爲如此又拔不出一一向從其惡賀孫因云若問子
善爲我辭之意便見得然高曰然因云謝氏說閔子處

最好因令賀孫舉讀全文曰再求路頭錯處只在急於仕人亦有多樣有一等人合下只是要求進又有一等人心性自不要如此見此事自正似閑又有一等人雖要求進度其不可亦有退步之意賀孫

柴也愚章

柴也愚他是箇謹厚底人不會見得道理故曰愚明作吳伯英問柴也愚曰柴當避難於衛不經不竇使當時非有竇可入則柴必不免此還合義否曰此聖人所以言其愚也若夫子畏匡微服過宋料須不如此如此壯祖用之問高子羔不竇不經事曰怕聖人須不如此如不經不竇只說安平無事時節若當有寇賊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之所以為愚聖人微服而過宋微服

看那下賤人衣服觀這意如此只守不經不竇之說不得如途中萬一遇大盜賊也須走避那時如何要不由小徑去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變通處儘好止緣他學有未盡處問學到時便如曾子之易簀曰易簀也只是平常時節又曰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不可為政者正緣他未能應變他底却自正問子路之死與子羔事如何曰子路事更難說又曰如聖節就祝壽處拜四拜張忠甫不出仕嘗曰只怕國忌聖節去拜佛不得這也如不竇不經相似因說國家循襲這般禮數都曉不得徃徃拜佛之事始於梁武帝以私忌設齋始思量聖節要寓臣子之意又未有箇所在奉安又曰尊號始於唐德宗後來只管循襲若不是

人主自理會得如何說當神宗時群臣上尊號司馬温公密撰不允詔書勸上不受神宗便不受這只是神宗自見得雖温公也要如此不得且如三年喪其弊如此長遠壽皇要行便行了也不見有甚不可行處賀孫

參也魯魯是曾鈍魯子只緣曾鈍被他不肯放過所以做得透若是放過只是魯而已 恪

讀參也魯一段云只曾子資質自得便宜了蓋他以遲鈍之故見得未透只得且去理會終要洞達而後已若理會不得便放下了如何得通透則是終於魯而已 時舉

參也竟以魯得之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略綽見得此小了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略

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眞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 個

明道謂曾子竟以魯得之緣他質鈍不解便理會得故着工夫去看逐旋看得來透徹非他人所及有一等伶俐人見得雖快然只是從皮膚上略過所以不如他且莫說義理只如人學做文章非是只恁地讀前人文字了便會做得以他底亦須是下工夫始造其妙觀韓文公與李翊書老蘇與歐陽公書說他學做文章時工夫甚麼細密豈是只恁從冊子上略過便做得如此文字也 上蔡器

參也竟以魯得之不說須要魯魯却正是他一般病但却尚是箇好底病說他說却是得這箇曾底力 義剛

參也竟以魯得之曾鈍則無造作 賀孫

曾子以魯得之只是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
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端蒙

回也其庶乎屢空太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
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
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
億度而中曰擄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
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
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賀孫因問集註云顏回言其
樂道又能安貧以此意看若顏子不處貧賤困窮之地
亦不害其為樂曰顏子不處貧賤固自樂到他處貧賤
只恁地更難所以聖人於此數數拈掇出来賀孫

顏子屢空說作空中不是論語中只有空空如也是說無
所得別不見說虛空處可學

問屢空前輩及南軒皆作空無說以為無意必固我之無
但顏子屢空未至於聖人之皆無而純然天理也及先
生所解却作屢空之而自樂何也曰經意當如此不然
則連下文子貢一段事空無之說蓋自何晏有此解
晏老氏清淨之學也因其有此說後來諸公見其說得
新好遂發明之若顏子固是意必固我之屢無只是此
經意不然顏子不以貧之改其樂而求其富如此說下
文見得子貢有優劣處

問呂曰貨殖之學聚所聞見以度物可以屢中而不能悉
中嘗記前輩一說曰自太史公班固列子貢於貨殖下

與馬醫夏畦同科謂其所至諸侯莫不分庭抗禮天下後世無不指子貢爲墅賈之事子貢孔門高第豈有墅人之門而以賈墅爲先乎屢空無我者也其學則自內而求貨殖自外而入非出於已之所自得也特其才高凡接於見聞者莫不解悟此之屢空者爲有開矣曰此說乃觀文叔公所作審是集中之語蓋呂與叔之遺意也看似好而道理恐不如是蓋屢空者空之其身也貨殖則對屢空而言不能不計較者是也范氏曰顏子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天下之物豈有能動其心者此說爲得之謨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問善人之道只是箇善人底道理所謂善人者是天資渾然一箇好人他資質至善而無惡即可欲之謂善他所行底事自然皆善不消得捉本子自不至於惡若是常人不依本子便不能盡善流而爲惡但他既天資之善故不必循塗守轍行之皆善却緣只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闖室橫渠之解極好塗轍猶言規矩尺度○僩

味道問善人只是好資質全未曾學曰是又問不踐迹曰是古人所做底事恁地好雖不曾學古人已做底事做得來也恁地好循塗守轍猶言循規守矩云耳

踐迹迹是舊迹前人所做過了底樣子是成法也善人雖不曾知得前人所做樣子效他去做但所爲亦自與暗合但未能到聖人深處恪

施問不踐迹曰是他資質美所爲無簡不是雖不踐成法却暗合道理然他也自不能曉會只暗合而已又却不曾學問所以亦不入於室林問不入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奥處

問不踐迹曰善人質美雖不學樣子却做得是然以其不學是以不入室到聖人地位不得謙之

善人乃是天資自然有善者不待循常迹而自然能有其善然而不能加學則亦不足以入聖人之室震

謝教問不踐迹曰資質美只是暗合不依本子做橫渠說得好然亦只是終於此而已淳

問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莫是篤行之而後可以入善之閫奥否曰若如此言却是說未爲以前事今只說善人只是一箇好底資質不必踐元本子亦未入於室須是要學方入聖賢之域惟橫渠云志於仁而無惡此句最盡如樂正子自可欲之善人去自可到美大聖神地位法偏

問善人莫是天資好人否故雖不循舊迹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室此可見美質有限學問無窮否曰然廣

問尋常解踐迹猶踏故步不踐迹者亦有所進亦不入於室者所進不遠也今集註解踐迹不循樣轍之意如何曰善人者以其心善故不假成法而其中自能運用故未有進意治

問不踐迹何以爲善人曰不循習前人已試之法度而亦可以爲善如漢文帝是也大雅

魏才仲問善人之道一章曰如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之類又問如太史公贊文帝爲善人意恩也是曰然只爲他截斷只到這裏不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爲惡只是不能入聖人之室又問文帝好黃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莫是纔好清淨便至於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有清淨至慘酷中間大有曲折如此說不得唯是自家好清淨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看淡何如只依法行自家這裏更不與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爲慘酷伯謨曰黃老之教本不爲刑名只要理會自己亦不說要慘酷但用之者過耳曰緣黃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着做教人不防他到得過近利害也便不讓別人寧可我殺人

你定不容你殺了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詞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等事這退一着都是術數到他教太子亦好學只欠識術數故以晁錯傳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委成一塲紛亂看文景許多慈祥豈第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賀孫

子畏於匡章

或問回何敢死伊川改死爲免是否曰伊川此話門人傳之恐誤其間前後有相背處今只作死字說其曰吾以汝爲死矣者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有此語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顏子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

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以死救之也或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以死在未處難以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去僞

語類卷三十九終

論語二十一

先進篇下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問據賀孫看來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為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此子這誠是難今處草菜說這般事以未為切已看史策所載篡易

之際直是難處纂組之賊你若不從他他便殺了你你從他便不死既是貪生惜死何所不至賀孫

問孔門弟子如由求皆仕於季氏何也曰只仕便是高了儘高底便不肯仕如閔子曾子是也但當時不仕則已仕則必出於季氏蓋當時魯君用舍之權皆歸於季氏又問子路未易敵者當時亦仕於季氏蓋他雖不能行其道亦稍知尊敬之曰說道他尊敬不得才不當仕時便教他尊敬也不當仕次日見先生先生又曰夜來說尊敬話這處說不得當下便做病而今說被他敬去仕他若是箇賊來尊敬自家自家還從他不從他但看義如何耳夔孫

因說仕於季氏之門者仲弓為宰亦未是叛直只是乘魯之弱招攜聚財歸己而已然終不敢篡如曹操故略公也許多時季氏卒不敢取至於三卿分晉亦必俟天子之命乃安只是當時魯君自做不行弱則常如此強則為昭公若孔子處之則必有道矣如墮三都是乘他要墮而墮之三都墮而三家之所恃者失矣故其勢自弱如羅崇勳發牙兵扮惡其為亂既殺之又自弱憐因言三家自不相能如鬬雞之事可見四三家急之則合緩之又自不相能憐

問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張子韶解此謂當其微有不可則隨即止之無待其事之失過之形而後用力以止之也曰子韶之說不通與上下文義不相貫近世學者多取此說愛其新奇而不察其不

當於理此甚害事不可不知也 謨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

問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曰子路當初使子羔為費宰意不知如何本不是如此只本言衆人故孔子惡其佞問此恐失之偏否曰亦須是講學方可如此做左傳子産說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一段說得好如子路却是以政學者也淳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讀曾皙言志一章曰此處正要理會子路說比及三年可使有勇冉有云可使足民不知如何施設得便如此曾皙意思固是高遠須是看他如何得如此若子細體認得這意思分明令人消得無限利祿鄙吝之心須

此看方有意味 時舉

再求公西赤言皆退讓却是見子路被哂後計較如此說子路是真此四人氣象好看 升卿

曾點之志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故其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道夫

曾點是見他箇道理大原了只就眼前景致上說將去其行有不掩者是他先見得大了自然是難掩 廣

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友行樂他看那幾箇說底功名事業都不是了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樂天理 植

林恭甫問浴沂事曰想當時也真是去浴但古人上巳祓禊只是盥濯手足不是解衣浴也義剛

恭甫問曾點詠而歸意思如何曰曾點見處極高只是工夫疎畧他狂之病處易見却要看他狂之好處是如何天理流行故他意思常恁地好只緣他日用之間見得天理流行如莫春浴沂數句也只是畧畧地說將過又曰曾點意思與莊周相似只不至如此跌蕩莊子見處亦高只不合將來玩弄了時舉

敬之又問曾點童冠都不待着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眼前觸處皆是點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只看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容優裕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此一段都是這意思今人讀只做等閑說了當時記者亦多少子細曾點見子路冉有公西華幾箇所對都要着力出來做他肚裡自覺得不是為若以次對當於子路對後便問他聖人見他鼓瑟意思恁地自得且問從別人上去待都說了却問他又曰這道理處處都是事父丹交朋友都是這道理接賓客是接賓客道理動靜語默莫非道理天地之運春夏秋冬莫非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為人欲間了自着此意思不見如曾點却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曰日月之盈縮晝夜之晦明莫非此理

賀孫

曾點之志夫子當時見他高於三子故與之要之觀夫子不知所以裁之之語則夫子正欲共他理會在

曾點言志當時夫子只是見他說幾句索性話令人快意所以與之其實細密工夫却多欠闕便似莊列如李武子死倚其門而歌打曾參作地皆有此狂態

恭父問曾點說詠而歸一段恐是他已前實事因舉以見志曰他只是說箇意思要如此若作已前事說亦不可知人只見說曾點狂看夫子特與之之意須是大段高緣他資質明敏洞然自見得斯道之體看天下甚麼事能動得他他大綱如莊子明道亦稱莊子云有大底意思又云莊生形容道體儘有好處卻康節晚年意思正如此把造物世事都做則劇看曾點見得大意然裡面工夫却疎畧明道亦云莊子無禮無本賀孫

或問如或知兩則何以哉待諸子以可用對而曾點獨不答所問夫子乃許之何也曰曾點意思見得如此自與諸子別看他意思若做時上面欠有事在或問如何欠曰有事曰曾點見得如此時君子略再求公西華之所為曾點為之有餘又曰只怕曾點有莊老意思或問曾點是實見得如此還是偶然說得如此他也未到得便做莊老只怕其流入於莊老又問東萊說曾點只欠寬以居之這是如何曰他是太寬了却是工夫欠細密因舉明道說康節云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貼貼地又曰今人却怕做莊老却不怕做管商可笑賀孫

問夫子令四子言志故三子皆言用夫子卒不取而取無用之曾點何也曰二子之志趣皆止於所能而曾點氣

象又大志趣又別極其所用當不止此也又曰曾點雖是如此於用工夫處亦欠細密卓

子路曾哲等言志觀其所對只住在所做工夫上故聖人與點又以進諸子如告子路何足以臧亦此意端蒙

問四子言志曰曾點與三子只是爭箇粗細曾點與漆雕開只是爭箇生熟曾點說得鶻突動地開較穩貼三子在孔門豈是全不理會義理只是較粗不如曾點之細

又曰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再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

子路品格甚高若打疊得此工夫過謂纂便是曾點氣象升卿

曾點於道見其遠者大者而視其近小皆不足為故其言超然無一毫作為之意唯欲樂其所樂以終身焉曰大道

敬之問曾點言志見得天理流行獨於其間認取這許多作自家受用曰不用恁地說曾點只是見得許多都是道理發見觸處是道理只緣這道理本來到處都是或問曾點之言如何曰公莫把曾點作面前人看縱說得是也無益須是自家做曾點便見得曾點之心學蒙

問曾點浴沂氣象與顏子樂底意思相近否曰顏子底較恬靜無許多事曾點是自恁說却好若不已便成釋老去所以孟子謂之狂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說道我樂凡人自說樂時便已不是樂了溥

或問曾晳言志既是知得此樂便如顏子之樂同曾晳行又不廢何也曰程子說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他只是見得這大細意思於細密處未必便理會得如千兵萬

馬他只見得這个其中隊伍未必知如佛氏不可謂他無所見但他只見得箇大渾淪底道理至於精細節目則未必知且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他知道理發出來然至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之類却未必知也 植

林正卿問曾點只做高處見破却不是次第做工夫來曰某以為頗與莊列之徒相似但不恁地跌蕩耳又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却實用工夫曰開覺得細密 恪

漢卿舉叔重疑問曰曾點已見大意或謂點無細密工夫或謂點曾做工夫而未至如何曰且只理會曾點如何見得到這裡不須料度他淺深徒費心思也 人傑

或問曾皙曰是他見得到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如今便是不能得恁地充其見便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意思聖賢做出便只是這箇物事更不用安排如今將文字看也說得是如此只是做不能得恁地漢卿再請前所問必有事焉勿忘勿助長曰人須常常收斂此心但不可執持太過便倒塞了然此處最難略看差了便是禪此意如何曰這便是難言正淳謂云先生曰固是如此便是難學者固當尋向上去只是向上去便怕易差只吾儒與禪家說話其深處止是毫忽之爭到得不向上尋又只畫住在淺處須是就源頭看若理會得只是滔滔地去如操舟尋得大港水脉便一直滔滔去不問三尺船也去得五尺船也去得一丈二丈船也去得五丈船也去得百丈船子便只關在淺處

積年過代無緣得進賀孫
先生令叔重讀江西嚴時亨歐陽希逸問目皆問曾點言
志一段以為學之與事初非二致學者要須涵養到清
明在躬志氣如神之地則無事不可為也先生曰此都
說得偏了學固着學然事亦豈可廢也若都不就事上
學又無曾點底脫洒意思
曾子之學却與曾點全然相反往往曾點這般說話
曾子初間却理會不得他但夫子說東便去學東說西
便去學西說南便去學北到學來學去
一旦貫通却自得意思也時舉
蕭問曾點言志章程子云先生曰集注內載前輩之說
於句下者是解此句文義載前輩之說於章後者是說
一章之大旨及發此章之餘意今曾點說底不曾理
會得又如何理會得後面底雉下集注
所謂天理流行一向須是先自盡於一心然後及物則能
隨寓而樂如曾點只是他先自分內見得箇道理如莫
春以下是无可說只就眼前境界便說出來也得又曰
曾點曾參父子却相背曾點是先見得大了曾參却細
孔子見他着細工夫到遂告以一貫那時參言下一唯
見得都實如曾點則行有不掩是他先見得大了自然
是難揜上教

問集注云曾點之學有以見乎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流行之妙日用之間皆人所共魯點見處莫是於飢食渴飲冬裘夏葛以至男女居室之類在曾點見則莫非天理在他人則只以濟其嗜欲曰固是同是事是者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如視聽言動人所同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人欲植曰即是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否曰是植

周貴卿問先生教人每令就下學上用功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乃云其視三子區區於事為之未免有意重公西華較細膩得此子但也見不透又問曾皙似說得高遠不說事實曰某嘗說曾皙不可學他是偶然見得如此夫子也是一時被他說得恁地也快活人故與之今人若要學他便會狂妄了他父子之學正相反曾子是一步一步著實地去做直到那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方是(一本作已是)然他到這裡也只是唯而已也不曾恁地差異從此後也只是穩穩帖帖恁地去到臨死尚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也依舊是戰戰兢兢不曾恁地自在(一本作兢兢未嘗少息豈曾如此狂妄)曾皙不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後自說着如夫子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那些子客氣未消磨得盡再求畢竟有才要做事業意重公西華較細膩得此子但也見不透又問曾皙似說得高遠不說事實曰某嘗說曾皙不可學他是偶然見得如此夫子也是一時被他說得恁地也快活人故與之今人若要學他便會狂妄了他父子之學正相反曾子是一步一步著實地去做直到那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方是(一本作已是)然他到這裡也只是唯而已也不曾恁地差異從此後也只是穩穩帖帖恁地去到臨死尚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也依舊是戰戰兢兢不曾恁地自在(一本作兢兢未嘗少息豈曾如此狂妄)曾皙不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後自說着如夫子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

狂簡如莊列之徒皆是他自說得恁地好（夔孫錄云也是他見得如此）所以夫子要歸裁正之若是正裁只管聽他恁地（今一）
日也浴沂詠歸却做箇甚麼（合殺議）
（夔孫錄）

夫子與點以其無所係着無所作為皆天理之流行夫何
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
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
有罪五刑五用哉即此氣象夫子以其所見極高明了
所以與之如今人見與學者議論拘滯忽有一箇說得寬
性快活亦須喜之然未見得其做事時如何若只如此
忽略恐却是病其流即莊老耳如季武子之死倚門而
歌事及家語所載芸人事雖未必然但如此放曠九伯

事何故都當入在他身上所以孟子以之與琴張牧皮
同稱狂士又莊子載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事雖是寓
言未足憑然何故不別言一人孔門如曾點只見識高
未見得其後成就如何如曾參却是篤實細密工夫到
程子論三子言志自是實事一段甚好及論夫子與點
一段意却少異所以集注兩載之必大

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
少信明友自是天理流行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
來川流山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這理如學
而時習之亦是窮此理孝弟仁之本亦是實此理所以
貴乎格物者是物物上皆有此理此聖人事點見得到
蓋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得來安排時便湊

合不著這處更有甚私意来自是着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閑事曾點把作一件大事来說他見得這天理隨處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植

植舉曾點言志明道云蓋嘗與聖人之志同先生詰云曾點與聖人志同在那裡植云曾點浴沂詠歸樂而得其所與聖人安老懷少信朋友使萬物各遂其性處同曰也未湊盡得因座中諸友皆不合先生曰立之底只爭這些子潘子善以為點只是樂其性分而已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才要着私意去安排便不得曰他不是道我不要着私意安排私意自着不得這箇道理是天生自然如此然不待安排蓋道理流行無虧欠是天生自然如此與聖人安老懷少信朋友底意思相似聖人見老者合

安便安之朋友合信便信之少者合懷便懷之惟曾點見得到這裡到這裡植○時舉

問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曰明道云萬物各遂其性此一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尒孔子之志歎得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明友信之亦是此意又問上蔡云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未免有意必之心曾點却不顧仕故孔子與之此說如何曰亦是但此意逼窄尒又問曾點之狂如何曰他雖知此理只是踐履未至

曾點一志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為他見得世間細小功業皆不足以

入其心道夫

問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如何曰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能做得堯舜事孟子所謂狂士其行不掩焉者也其見到處直是有堯舜氣象如莊子亦見得堯舜分曉或問天王之用心何如便說到天德而出寅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紀雲行而雨施以是知他見得堯舜氣象出曾點見識儘高見得此理洞然只是未曾下得工夫曾點曾參父子正相反以點如此高明參却魯鈍一向低頭捱拶去直到一貫方始透徹是時見識方到曾點地位然而規模氣象又別寓

問集注謂曾點氣象從容便是鼓瑟處詞意洒落便是下面善言志雖堯舜事業亦優為之處否曰且道堯舜是甚麼樣事何不說堯舜之心恰限說事業蓋富有之謂大業至如平章百姓明目達聰納大麓皆是事也此分明說事業緣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為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趨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為底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針樣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是也點操得柄攔據看源頭諸子則從支派上做工夫諸子底做得小他底高大曾點合下便見得聖人大本是如此但於細微千夫却不曾做得所以未免為狂縁他資稟高見得這箇大不肯屑屑做那小底工夫是他合下一見便了於細微節目工夫却有欠闕處後世佛

老近似但佛老做得忒無狀耳又云曾參曾點父子兩人絶不類曾子隨事上做細微曲折做得極爛熟了才得聖人指教一悟即了當點則不然合下便見得如此却不曾從事曲折工夫所以聖人但說吾與點而已若傳道則還曾子也學者須是如曾子做工夫點自是一種天資不可學也伊川說曾點渾雕開已見大意點則行不掩開見此箇大意了又却要補填滿足於未能信一向上見之此與二賢兩處是大節目當時時經心始得又曰只看異乎三子者之撰一句便是從容洒落處了又曰諸子之欲爲國也是他實做得方如此說明作

○集注非定本

吳兢問曾點言志一段先生曰何謂視其氣象雖竟歸事

業亦可爲吳兢無對先生曰曾點但開口說一句異乎三子者之撰時便自高了蓋三子所志者雖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國一君之小向上更進不得若曾點所見乃是大根大本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爲矣蓋言其所志者大而不可量也譬之於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源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派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則恐未能盡其言故以爲狂者也其嘗謂曾點父子爲學每每相反曾點天資高明用志遠大故能先見其本往往於事爲之間有不屑用力者焉是徒見其忠之理而不知其恕之理也曾子一日三省則隨事用力而一

貫之說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是先於忽上得之而忠之理則其初蓋未能會也然而一唯之後本未兼該體用全備故其傳道之任不在其子而在其子則其處實之分學者其必有以察之 杜祖

問曾點言志雖堯舜事業亦優為之曰曾點為人高爽日用之間見得這天理流行之妙故堯舜事業亦不過自此做將去然有不同處堯舜便是實有之點實做將去曾點只是偶然綽見在譬如一塊寶珠堯舜便實有在懷中曾點只看見在然他人亦不曾見得某嘗謂曾點父子正相拗曾子先未曾見得箇大統體只是從事上積累做將去後來方透徹曾點都未曾去做却先曉得了更教他如曾子恁地細密做將去何可比也只緣他見得快後不當事所以只見得了便休故他言志亦不是要去做事底只是心裡要恁地快活過日而已又云學者須如曾子逐步做將去方穩實

或問曾點氣象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洒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

寥子晦李唐卿陳安卿共論三子言志及顏子喟然之嘆錄其語質諸先生先生曰覺見諸公都說得枝蔓此等處不通如此說在人自活看方得若云堯舜事業非曾點所能又逐一稱說堯舜来比並都不是如此曾點只是箇高爽底人他意思偶然自見得只見得了便休堯舜則都見得了又都踏着這箇物事行此其不同處耳要

乏只說得箇見得天理明所以如此只說得到此住已上說不去了要人自見得只管推說已是枝蔓或問程子云子路只緣曉不得為國以禮底道理若曉得便是此氣象如公西再求二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無曾點氣象曰二子只是曉得那禮之皮膚曉不得那裡面微妙處他若曉得便須見得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底自然道理矣曾點却有時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得快所以不將當事他若見得了又從頭去行那裡得來曾參則元來未見這箇大統體先從細微曲折處行都透了見得箇大體曾氏父子二人極不同世間自有一樣人如此高洒見得底學不得也學者須是學曾子逐步做將去方穩實又問子路氣象須較開濶如二子曰然又曰看來他們都是合下不曾從實地做工夫却只是要想像已攢說箇形象如此所以不實其當說學者只是依先儒法解逐句逐字與我理會著實做將去少間自見寬舶自立說籠罩此為學者之大病世間也只有這一箇方法路徑若不從此去少間便落草不濟事只依古人所說底去做少間行出來便是我底何必別生意見此最是學者之大病不可不深戒

問論語只有箇顏子曾子傳聖人之學其次槩既得聞命矣敢問曾點浴沂處注云有堯舜氣象夫子固於此與點矣而子路為國以禮處亦注云達得時便是這氣象

如何曰子路所言底他亦是無私意但是不遜讓時便不是也曾點見處豈不曰與堯舜同但是他做不得此事如今人在外看屋一般知得有許大許高然其中間廊廡廳房閨子細曲折却是未必看得子細也然看到此也是大故難或曰程子云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曰曾點見得較高開只是朴實其才雖不及點然所見也是不苟或曰曾點既見得天理流行胸中洒落矣而行有不掩何也曰蓋為他天資高見得這物事透徹而做工夫却有欠闕如一箇大屋樣他只見得四面墻壁高低大小都定只是裡面許多間架殊不見得如漆雕開見大意則不如點然却是他肯去做點雖見得却又不肯去做到盡處且如郎康節只緣他見

得如此便把來做幾大作弄更不加細密工夫某嘗謂曾子父子正相反曾參初頭都不會只從頭自一事一物上做去及四方八面都做了却到大處及他見得大處時其他小處一一都了也點合下見得大處却不肯去做小底終不及他兒子也祖道○賜錄一條見漆雕開童疑同問

問使子路知禮如何便得似曾皙氣象曰此亦似乎隔幕然亦只爭箇知不知見不見耳若達得則便是這氣象也曾點只緣他見得箇大底意思了據他所說之分只得如此說能如此則達而在上便可做得堯舜事業隨所在而得其樂矣又曰公且更說曾點意思廣云點是已見得大意其所言者無非天理之流行都不為事物所累曰亦不必為事物所累只是緣他高明自見

得箇大底意思曰既見得這意思如何却行有不掩曰緣他見得不去下二十夫所以如此譬如人須以目見以足行見得方能行得然亦有見得了不肯行者亦有未見得後強勉以進者如顏子則見與行皆到也又曰曾點父子學問却如此不同曾點是未行而先見得此意思者曾子其初却都未能見但一味履踐將去到得後來真積力久夫子知其將有所得始告之以一貫之說曾子方領畧得然緣他工夫在先故一見便了更無窒礙處若是曾晳則須是更去行處做工夫則便入於釋老去也觀李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他雖未是好人然人死而歌是甚道理此便有些莊老意思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看得來漆雕開為人却有規矩不肯只恁地休故曰吾斯之未能信

問子路若達便是曾點氣象莫是子路無曾點從容意思否曰子路見處極高只是有此粗緣他勇便粗若不是勇又不會變得如此快這勇却不曾去得如人得這箇藥去病却不曾去得盡即達為國以禮道理顧文蔚曰子路與冉有公西華如何文蔚曰只是小大不同曰二子終無子路所見問何以驗之曰觀他平日可見文蔚

陳仲亨說子路只是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數句未明先生曰子路地位高品格亦大故高但其病是有此子粗緣如此所以便有許多粗暴疎率處他若能消磨得這些

子去却能恁地退遜則便是這箇氣象了蓋是他資質大段高不比再求公西華那二子雖如此謙退然却如何又得子路譬之如一箇坑跳不過時只在這邊一跳過便在那邊若達那為国以禮道理便是這般氣象意正如此求也退故進之再求之病乃是子路底藥子路底病乃是再求底藥義剛

李守約問子路達時便是此氣象意謂禮是天理子路若識得便能為国以禮得天理固是只更有節奏難說聖人只為他其言不讓故發此語如今看来終不成才會得讓底道理便與曾點氣象相似未會如此如今且平看若更去說程子之說却又是說上添說子思言鳶飛魚躍與孟子言勿忘勿助長此兩處皆是喫緊為人一句却只管去

虞但語意各自別後人因喫緊為他同虞遂至牽合木之間孔子語子路為國以禮只是以子路不遜讓故發此言程先生云云如何曰到為國以禮分上便是理明自然有曾點氣象可學

伊川謂子路之志亞於曾點蓋子路所言却是實地二子所以不及曾點者子路為夫子所哂故退後說道夫子却鑒他子路為夫子所哂再看浴沂章程子云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若如程子之說看則事皆切實若只從曾點

見得箇大底意思看恐易入於虛無先生曰此一段唯上蔡見得分曉蓋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曾點是去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原頭道理使曾點做三子事未必做得然曾點見處雖堯舜事業亦不過以此為之而已程子所說意思固好但所錄不盡其意看得來上面須別有說話在必先說曾點已見此道理了然後能如此則體用具備若如今恁地說則有用無體便覺偏了因說一貫之旨忠恕之說程先生門人中亦只上蔡領畧得他意思餘皆未曉洛洙一章解向來亦曾改過但念尋未見在問先生謂三子從事上見得此道理必如此說然後見得程子所謂只緣子路不達為国以禮道理若達則便是這氣象之說三子皆是去事上見得

此道理而子路之言不讓則便是不知不覺違了這箇道理處故夫子哂之也曰然三子亦因夫子之哂子路故其言愈加謙讓皆非其自然蓋有所警也 廣

上蔡說鳶飛魚躍因云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看來此一段好當入在集注中舞雩後

（問下集義）

問前輩說鳶飛魚躍與曾點浴沂一事同不知曾點之事何緣與子思之說同曰曾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問何以見曾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曰若非見得日用之間無非天理只恁地空樂也無意思又曰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只以平日所樂處言之曾點不說道欲做那事不做那事又曰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諸子以

期於異日者對又曰其今日見得又別節次日問節取
先生所注一段看不見與昨日之說異曰前日不魯說
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無之節

論語二十三

顏淵篇上

顏淵問仁章

顏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不遷不貳不改其樂○道夫

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道夫

克己復禮間不容髮無私便是仁道夫

克己復禮如通溝渠壅塞仁乃水流也可學

克己復禮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若海

克己亦別無治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合死向前而已尚何問扎謨

龔鄭伯說克己去己私後却方復禮曰克己復禮一如將水去救火相似又似一件事又似兩件事時舉植同○克己則禮自復閑邪則誠自存非克己外別有復禮閑邪○此說非定說賀孫

外別有存誠賀孫○定說

克己復禮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透漏必大

克己復禮為仁與可以為仁矣之為如謂之相似與荐弟為仁之本為仁由己之為不同節

一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為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

克去己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可學

問克己復禮如見大賓之時指何者為仁曰存得心之本體節

因說克己或曰若是人欲則易見但恐自說是天理處却是人欲所以為難曰固是如此且從易見底克去又却理會難見底如剝百合須去了一重方始去那第二重今且將義利兩字分箇界限緊緊走從這邊來其間細碎工夫又一面理會如做屋柱一般且去了一重麤皮又慢慢出細今人不曾做得第十重便要做第二重工夫去如中庸說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此是尋常工夫都做了故又說出向上一層工夫以見義理之無窮耳不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不謹便只去謹獨無此理也雉

元翰問克己去己私最是難事如今且於日用間每事尋箇是處只就心上驗之覺得是時此心便安此莫是仁否

曰此人似說義却未見得仁又況做事只要著心但恐已私未克時此心亦有時鮮錯認了不若日用間只就事上子細思量體認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着力除去了私底不要做一味就理上去做次第漸漸見得道理自然純熟仁亦可見且如聖賢千言萬語雖不同都只是說這道理且將聖賢說底看一句如此說一句如彼說逐句把来湊看次第合得都是這道理或說如今一等非理事固不敢做只在書院中時亦自有一般私意難識所謂欺己為善欺人為利於善利之中却解錯認曰且做得一重又做一重大段緊且要得界限分明遂以手畫扇中間云這一邊是善這一邊是利認得善利底界限了又却就這一邊體認纖悉不是處克將去

聖人所以下箇克字蓋如相殺相似定要克勝得他大率克已干夫是自着力做底事與他人殊不相干緊切為仁由已而由人乎我夫子說得太段分曉呂與叔克已銘却有病他說須於與物相對時克若此則是併物亦克也已私可克物如何克得去已私是自家身上事

林安卿問克復干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則未動以前不消得用力只消動處用力便得如此得否且更子細次早問看得如何林舉注中程子所言克已復禮乾道主敬行怒坤道為對只這箇

也只是微有些如此分若論敬則自是徹頭徹尾要底如公昨夜之說只是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只在這裏打瞌睡懵懂等有私欲來時旋捉來克如此得否又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

或問克己之私有三氣禀耳目鼻口之欲及人我是也不知那箇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又問克者勝也不如以克訓治較穩曰治字緩了且如捱得一分也是治捱得二分也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了他學蒙

或曰克己是勝己之私之謂克否曰然曰如何知得是私後克將去曰隨其所知者漸漸克去或曰南軒作克己齋銘不取子雲之說如何曰不知南軒何故如此說恐只是一時信筆寫將去殊欠商量曰聞學中今已開石

克己復禮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克去己私了能復天理不成克己後便都沒事惟是克去己私了到這裏恰好着精細底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不只說克己為仁須說克己復禮為仁見得禮便事事有箇自然底規矩準則

克己須着復於禮賀孫問非天理便是人欲克盡人欲便是天理如何却說克己了又須着復於禮曰固是克了己便是理然亦有但知克己而不能復於禮故聖人對說在這裏却不只道克己為仁須着箇復禮底

其則下文云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緣本来只有此禮所以克己是要得復此禮若是佛家儘有能克己者雖謂之無己私可也然却不曾復得禮也聖人之教所以復禮為主若但知克己則下梢必墮於空寂如釋氏之為矣亞夫又問曰如坐如尸立如齊此是理如箕踞跛倚此是非理去其箕踞跛倚宜若便是理然未能如尸如齊尚是己私（賀孫○此下三條疑聞同錄異而植錄尤詳）

亞夫問克己復禮章曰今人但說克己更不說復禮未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是克己復禮之目也顏子會問夫子會答得来包括得盡己字與禮字正相對說禮便有規矩準繩且以坐立言之己便是箕踞禮便是坐如尸己便是跛倚禮便是立如齊但如此看便見又曰克己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己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釋氏之學只是克己更無復禮工夫所以不中節文便至以君臣為父子父子為君臣一齊亂了吾儒克己便復禮見得工夫精細聖人說得来本末精粗具舉下面四箇勿字便是克己與復工夫皆以禮為準也克己復禮便是捉得病根對證下藥仲弓主敬行恕是且涵養將去是非猶未定涵養得到一步又進一步方添得許多見識克己復禮便剛決克除將去

亞夫問克己復禮疑若克己後便已是仁不知復禮還又是一重工夫否曰已與禮對立克去己後必復於禮然

後為仁若克去已私便無一事則克之後須落空去了
且如坐當如尸立當如齊此禮也坐而倨傲立而跛倚
此已私也克去已私則不容倨傲而跛倚然必使之如
尸如齊方合禮也故克已者必須復此身於規矩準繩
之中乃所以為仁也又問若以禮與己對看當從禮說
去禮者天理之節文起居動作莫非天理起居動作之
間莫不渾全是禮則是仁若皆不合節文便都是私意
不可謂仁曰不必皆不合節文但才有一處不合節文
便是欠闕若克去已私而安頓不着便是不入他腔窠
且如父子自是父子之禮君臣自是君臣之禮若把君
臣做父子父子做君臣便不是禮又問克已復禮與主
敬行恕之別曰仲弓方始是養在這裏中間未見得如

何顏子克已復禮便規模大精粗本末一齊該貫在這
裏又問克已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已私言之
便克已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闕便是粗者
未盡然克已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
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乃
是精處時舉因問夜來先生謂坐如尸立如齊是禮倨
傲跛倚是已有知倨傲跛倚為非禮而克之然乃未能
如尸如齊者便是雖已克已而未能復禮也曰跛倚倨
傲亦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自坦率若伊川所謂人雖
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邪心也佛氏之學起出世故無
足以累其心不可謂之有私意然只見他空底不見實
理所以都無規矩準繩曰佛氏雖無私意然源頭是自

私其身便是有箇太私意了曰他初間也未便盡是私意但只是見得偏了時舉曰先生向所作克齋記云克己者所以復禮非克己之外別有所謂復禮之功是如何曰便是當時也說得忒快了明道謂克己則私心去自然復禮雖不學禮而禮意已得如此等語也說忒高了孔子說克己復禮便都是實曰如此則克己復禮分明是兩節事夫曰也不用做兩節看但不會做工夫底克己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才克己便復禮也先生因言學者讀書須要體認靜時要體認得親切動時要別白得分明如此讀書方為有益時舉

晏問克己復禮曰人只有箇天理人欲而途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即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一節且如坐

尸是天理跛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尸即是克得未盡却不是未能如尸之時不係人欲也須是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先生又曰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了已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一分禮來且如箕踞非禮自家克去箕踞稍稍端坐雖未能如尸便復得這一分禮來又問如磨昏鏡相似磨得一分塵埃去復得一分明白便是如此然而世間却有能克已而不能復禮者佛老是也佛老不可謂之有私欲只是他元無這禮克已私了却空蕩蕩地他是見得這理元不是當克已了無歸着處又問所以喚做禮而不謂之理者莫是禮便是實了有

準則有着實處曰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佛老只為元無這禮克去空了只如曾點見處便見這意思又問曾點與顏子見處不同曰曾點只是見他精英底却不見那粗底顏子天資高精粗本末一時見得透了便知得道合恁地下學上達去只是被他一時見透所以恁地做將去曾點但只見得這向上底道理所以胷中自在受用處從容因問曾點資質莫是與顏子相反曰不是與顏子相反却與曾參相反他父子間為學大不同曾參是逐些子推將去曾點是只見他向上底了便不肯做又問子路若達為國以禮道理如何便是這氣象曰若達時事事都見得是自然底天理既是天理無許多費力生受又問子路就使達得却只是事為之末如何比得這箇曰理會得這道理雖事為之末亦是道理暮春者春服既成何嘗不是事為來又問三子皆事為之末何故子路達得便是這氣象曰子路才氣去得他雖粗暴且知方上面却是這箇氣象這箇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上面却是這箇氣象求赤二子雖似謹細却只是安排來底又更是他才氣小了子路是甚麼樣才氣先生又曰曾點之學無聖人為之依歸便是佛老去如琴張曾晳已做出這般事來又曰其克己復禮吾儒之所不及但只他無那禮可復曼父舉未能至於復禮以前皆是已私未盡克去曰達是旋克將去曼父因說夜來說谷平沂等數句意在言外

本為見得此數句只是見得曾點見那道理處須當分明先從這數句上體究出曾點所以如此灑落因箇甚麼曰這數句只是見得曾點從容自在處見得道理處却不在此然而却當就這箇出來又曰只為三子見得低了曾點恁地說出來夫子所以與之然而終不似說顏子時說他只說是狂者正為只見得如此做來却不恁地又曰為國以禮之禮却不只是繁文末節莫便是那克己復禮之禮曰禮是那天地自然之理理會得時繁文末節皆在其中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却只是這箇道理千條萬緒貫通來只是一箇道理夫子所以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是也蓋為道理出來處只是一源散見事物都是一箇物事做出底一草一木與他夏葛冬裘渴飲饑食君臣父子禮樂器數都是天理流行活潑潑地那一件不是天理中出來見得透徹後都是天理會不得則一事各自是一事一物各自是一物草木各自是草木不干自己事倒是莊老有這般說話莊子云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曼因問這禮字恁地重看曰只是這箇道理有說得開朗底有說得細密底復禮之禮說得較細密博文約禮知崇禮卑禮字都說得細密知崇是見得開朗禮卑是要確守得底又曰早間與亞夫說得那克己復禮是克己便是復禮不是克已了方待復禮不是做兩截工夫就這裏克將去這上面便復得來明道說那克己則私

心去自能復禮雖不學禮文而禮意已得這箇說得不相似又曰克己復禮是合掌說底植

孔子告顏淵只說克己復禮若是克得己復得禮便自見仁分曉如往長安元不曾說與長安有甚物事如何但向說向西去火間他到長安自見得璞孫

因論克己復禮洽歎曰為學之艱未有如私欲之難克也先生曰有奈他不何時有與他做一斤時洽○謙之錄云有言私欲難去曰難時有時忘了他非禮即已克已復禮便是仁天下歸仁之闕祖以仁歸之

問克禮復禮即仁乎曰克己復禮當下便是仁非復禮之外別有仁也此間不容髮無私便是仁所以謂一日克

已復禮天下歸仁若真箇一日打併得淨潔便是仁如昨日病今日愈便不是病伯羽

一日克己復禮則一日天下歸仁二日克己復禮則二日天下歸仁雙孫

或問天下歸仁曰一日克己復禮使天下於此皆稱其仁又問一日之間安能如此曰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節

或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何故以仁與之曰今一日克己復禮天下人來歸他一日內都是仁底事則天下都以仁與之一月能克己復禮天下人來歸他一月內都無不仁底事則一月以仁與之若今日如此明日不如此便不會以仁與之也銖

問一日克己天下歸仁若是聖人固無可克其餘則雖是大賢亦須著工夫如何一日之間便能如此雖顏子亦須從事於四勿曰若是果能克己復禮不自然能如此呂氏曰一日有是心則一日有是德廣因問一日克己復禮曰呂氏說得兩句最好云一日有是心則一日有是人須道我這箇是仁始得若一日之內事事皆仁安得天下不以仁歸之（雉。祖道錄云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一日存此心則一日有此德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不是恁地略用工夫便一日自能如此須是積工夫到這裏若道是一日克己復禮天下便一向歸其仁也不得若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其仁明白若不克己復禮天下又不歸仁（賀孫）

問天下歸仁先生言一日能克己復禮天下皆以仁之名歸之與前說不同何也曰所以克己復禮者是先有為仁之實而後人以仁之名歸之也（卓）

問一日克己復禮如何使天下便能歸仁曰若真能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就仲弓告止於邦家顏子體段如此便以其極處告之又曰歸猶歸重之意寓

問克己復禮為仁曰克去己私復此天理便是仁只克己復禮如以刀割物刀是自己刀就此便割物不須更借別人刀也天下歸仁天下之人以仁稱之也（賀孫）解釋經義

須是實歷其事方見着實如說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所謂誠者又須實能盡得此理仁義禮智無一些欠闕他底如何不樂既無實得樂自何而生天下歸仁之義亦類此既能克己復禮豈更有人以不仁見稱之理謨

或問克己復禮顏淵請問其目則對以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

問顏淵問仁孔子對以克己復禮顏淵請問其目則對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看得用力只在勿字上曰亦須是要睹當得是禮與非禮文蔚

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綱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綱禁止便克已綱克去便能復禮又云顏子力量大聖人便就他

一刀截斷若仲弓則是閉門自守不放賊入來底孰

恕上更好做工夫明作

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才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才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此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

非禮勿視勿聽女嫁聲亂色不啻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非是耳無所聞目無所視寓

元翰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看來都在視上曰不專在視上然聽亦自不好只緣先有視聽便引惹得言動所以先說視聽後說言動佛家所謂視聽甚無道理且謂物雖視前我元不曾視與我自不相干如此却是將眼光逐

流入開可也聽亦然天下豈有此理坐間舉佛書亦有克已底說話先生曰所以不可行者却無復禮一段事既克已若不復禮如何得東坡說思無邪有救語極好他說總有思便有邪無思時又只如死灰却要得無思時不如死灰有思時却不邪明作

敬之問上面克已復禮是要克盡已私下面四勿是嚴立禁制使之用力曰此一章聖人說只是要他克已復禮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已復禮之效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已復禮于夫處在我而不在人下面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蓋非禮勿視便是要在視上克已復禮非禮勿聽是要在聽上克已復禮非禮勿言是要在言上克已復禮非禮勿動是要在動上克已復禮前後反復只說這四箇字若如公說却是把做兩截意思看了時舉

問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嘗見南軒云勿字雖是禁止之辭然中須要有主宰始得不然則將見禁止於此而發於彼蓋有力不暇給者矣主宰云云何敬而已矣先生曰不須更添字又是兩省了先生問祖道曰公見南軒如何曰初學小生何足以窺大賢君子曰試一言之曰南軒大本完具資稟粹然却恐玩索處更欠精密曰未可如此議之某嘗論未發之謂中一字以為在中之義南軒深以為不然及某再書論之書未至而南軒遺書來以為是南軒見識純粹踐行誠實使人望而敬畏之某不及也祖道

問顏淵孔子未告以克己復禮當如何用工夫曰如傳我以文約我以禮等可見又問云云曰只消說克己復禮上理會便了只管如此說甚麼賀孫

問論語顏淵問仁與問為邦畢竟先是問仁先是問為邦曰省他自是有這克己復禮底工夫後方做得那四代禮樂底事業卓

顏子聞克己復禮又問其目直是詳審曾子一唯悟道直是真截如何曰顏子資質固高於曾子顏子問目却是初學時曾子一唯年老成熟時也謨

人須會問始得學而錄作若學須善問聖門顏子也是會問他問仁曰克己復禮為仁聖人恁地答他若今人到這裏須問如何謂之克己如何謂之復禮顏子但言請問其目到聖人答他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他更不再問非禮是如何勿視是如何勿聽是如何勿言勿動又是如何但言面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這是箇答問底樣子到司馬牛問仁便乖聖人答他問仁處他說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卒他心都向外去未必將來做切己工夫所以問得如此又謂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恰似要與聖人相拗底說話錄云却不向裏面量度只管問出外來正明道所謂塔前說塔也這處亦是箇不會問樣子寓

孔門弟子如仁字義字之說已各各自曉得文義但看答問中不曾問道如何是仁只問如何行仁夫子答之亦不曾說如何是仁只說道如何可以至仁如顏子之問孔子答以克己復禮仲弓之問孔子答以出門如見大

寬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之問孔子荅以仁者其言也訒樊遲之問孔子荅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想是仁字都自解理會得但要如何做賀孫

國秀問聖人言仁處如克己復禮一句最是言得仁之全體否曰聖人告人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無非言仁若見得時則何處不是全體何嘗見有半體底仁但克己復禮一句却尤親切時舉

曹問一日克己復禮便是仁否曰今日克己復禮是今日事明日克己復禮是明日事克己復禮有幾多子夫在須日日用工聖人告顏淵如此告仲弓如此告樊遲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各隨人說出來須著究竟然大綱則一聖人之意千頭萬緒終歸一理

林正卿問夫子荅顏淵克己復禮為仁之問說得細密若其他弟子問多是大綱說如語仲弓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先生大不然之曰以某觀之夫子荅群弟子却是細密荅顏子者却是大綱蓋顏子純粹無許多病痛所以大綱告之至於請問其目荅以四勿亦是大綱說使荅其他弟子者如此必無入頭處如荅司馬牛以其言也訒是隨其病處使之做工夫若能訒言即牛之克己復禮也至於荅樊遲荅仲弓之類由其言以行之或問仁之全體在克己上曰若論全體是處可見且如其皆克己復禮之功也

傑

言也訒若於此理會得透徹亦見得全體須是知得那

親切處如求生以害仁殺身以成仁須理會得害箇甚麼成箇甚麼甚麼趙師夏云莫只要不失這道理而滿足此心先生曰如求生以害仁言身雖生已是傷壞了這箇心殺身以成仁身雖死這箇心却自完全得在

孔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語雖切看見不似告樊遲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更詳細蓋為樊遲未會見得箇己是甚麼是甚只分曉說教恁地做去顏子便理會得只未敢便領略却問其目待說得上下周匝了方承當去賀孫

子禽言孔子答群弟子所問隨其材答之不使聞其不能行之說故所成就多如克己復禮為仁唯以分付與顏子其餘弟子未得與聞也今教學者說着便念克己復禮

禮類

禮類

禮類

已火間又忘了這裏須思量顏子如何心肯意肯要克
已復禮自家因何不心肯去克已復禮這處須有
病根先要理會這路頭方好理會所以克之之方須是
識得這病處須見得此下功名利達真箇是輕克已
復禮事真箇是重真箇是不恁地不得
梁謙問克已復禮曰莫問顏子克已復禮且就自家已身
上說顏子當時却不解做別事只恁地克已復禮作甚
顏子聞一知十又不是箇不聰明底人而今須是獨自
做工夫說要自家已身見得便如上蔡聞程先生之言
自然面赤汗流却是見得他從前不是處而今却能遷
善改過這箇便是透處卓
問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向來徐誠叟說此是克已工
夫積習有素到得一日果能克已復禮然後天下歸仁
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只是一日用其力之意問有人一
日之中克已復禮安得天下便歸仁曰只為不曾克已
復禮一日克已復禮即便有一日之仁顏子三月不違
仁只是拳拳服膺而弗失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
聖今日克念即可作聖明日罔念即為狂矣曰到顏子
地位其德已成恐不如此曰顏子亦只是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除是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
矩方可說此德明
問顏子已是知非禮人如何聖人更恁地向他說曰也只
得恁地做
黃達才問顏子如何尚要克已先生厲聲曰公而今去何

處勘驗他不用克已既是夫子與他說時便是他要這箇工夫却如何硬道他不用克已這只是公那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類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嘗見他與某人一書說道才是要克已時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果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他說到那險處時又却不說破却又將那虛處說起來如某所說克已便是說外障如他說是說棄障他所以嫌某時只緣是某捉着他緊處別人不曉禪便被他謾某却曉得禪所以被某看破了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類子分明是請事斯語却如何恁地說得又問上蔡先從偏處克將去其說如何曰也不特恁地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便盡包得了如偏底固是要克也有不偏而事為有不穩當底也當克且如偏於嚴克而就寬那寬中又有多少不好處要克今看類子說夫子循循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便是也要博文博文又是前一段事博文項是窮究得箇事理都明方能去克已復禮若不博文則自家行得是與不是皆不知所以大學先要致知格物方去正心誠意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前面四項只是理會這物事理會得後方去行今若不博文只要撮箇尖底也不能說得親切也只是大綱約說得終不的當又問天下歸仁曰只是天下稱其仁而今若能克已復禮天下自是稱他是行人這也不須理會只去理會那頭一件如喫飯相似只管喫自能飽

若丕去喫只想箇飽也無益義剛

問天下歸仁集注云歸猶與也謂天下皆與其仁後面却載伊川語天下歸仁謂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 文蔚 集注

其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

問克己復禮為仁這為字便與子路為仁之為字同否曰然又問程先生云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恐是仁字與為仁字意不相似曰克去那箇便是這箇蓋克去己私便是天理克己復禮所以為仁也仁是地頭克己復禮是工夫所以到那地頭底又問天下歸仁則天下之人見自家事事合仁亦曰自家既事事是仁則天下之人皆曰是仁若自家設有一事未是仁有一箇人来說不曾皆與以仁在又問孔子答問仁之說甚多惟此說克己復禮恐是偏說得只見得破做得徹都是全體若見不破做不徹時便是克己復禮也是開說偏說得只是 僩錄云若真見得則孔子所答無非是全體若見不得雖是克己復禮亦作仁之全體曰只没理會○ 賀

問程先生云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如何曰不若他更有一說云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稱其仁為是大雅

問程子曰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己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 植

聖人說話甚實不作今人談空故伊川說天下歸仁只作天下之人以仁與之此是微言惟顏子足以當之浩

問謙氏說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曰然然亦無難易九氣質之偏處皆須從頭克去謝氏恐人只克得裏面小小不好底氣質而忘其難若故云然 僩

問勿者勝私復禮之機曰主在勿字上纔覺非禮意思萌作便提起這勿字一力兩段已私便可去私去則能復禮而仁矣都是自用着力使他人不着故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或問顏子地位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工夫曰只心術間微有此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譬如賊來顏子是進步與之斷絕教他堅壁清野截斷路頭不教賊來銖因問克已復禮乾道也主敬行之坤道也乾道是健決意坤道是確守意曰顏子是近前與他一力兩斷仲弓是一面自守久而賊自遁去此亦只是一箇道理聖人教人因其資之高下故不同要之用功成德則一耳先生因曰今人只爭箇勿字常記胡侍郎云我與顏子只爭一箇勿字顏子非禮便勿視我非禮亦視所以不及顏子因舉說文云勿字勢似旗旗是揮止禁約之物勿者欲人揮止禁約其私欲也 銖

問伊川四箴曰這箇須着子細去玩味因言工夫也只是用許多趣時日到時便自迸出來九看文字只要溫故知新只溫箇故底便新意自出若捨了故底別要討箇新意便不得也時舉

由乎中而應乎外這是勢之自然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是自家做工夫處道夫

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上句是說視聽言動皆由中出此心形見下句是用功處（僩錄作即是問）

須是識別得如何是禮如何是非禮曰固是用分別得然緊要在勿字上不可放過（閎祖僩錄）

讀伯豐克己復禮為仁說曰只克己便是復禮克己復禮便似著誠去偽之類蓋已私既克無非天理便是禮大凡才有些私意便非禮若截為兩段中間便有空闕處又大錄此云著誠去偽不彼即此之後中間又空一節須用復禮也　非克己　伊川說由乎中而應乎外是說視聽言動四者皆由此心制乎外所以養其中耶是就視聽言動上克去己私做工夫又大錄此

六七句言其理如尹彥明書四箴却云由乎中所以應乎外其中此是說行之體而不及用曰下句是工夫

先生顧炎曰程子曰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一句好看炎直卿問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此是說行之體而不及用曰語緊密如此聖人於顏子仲弓都是就細須出說其他則是就各人身上說道夫

問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克己工夫從內面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內又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淳然謂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彝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好在這裏却因雜淳外面言語來誘化聽所以就理上

說植

操之有要視為之則只是人之視聽言動最在先為操
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
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已而復禮也如是工夫
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矣端蒙

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程子以為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却
是與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曰克已工夫其初如何便
得會自然也須着禁制始得到養得熟後便私意自漸
漸消磨去矣今人須要揀易底做却不知若不自難處
入如何得到易處所謂非禮勿者只要勿為耳眼前道
理善惡是非阿誰不知只是自胃然去做若於眼前底
識得分明既不肯去做便却旋旋見得細密底道理益

天下事有似是而實非者亦有似非而實是者這處要
得講究若不從眼前明白底做將來這箇道理又如何
得會自見時舉

李問伊川云制乎外以安其內顏子心齋坐忘都無私意
似更不必制於外曰顏子若便恁地聖人又何必向他
說克已復禮便是他也更有些私意莫把聖人令做一
箇人看便只是這樣人如有周公之美使驕且吝
若驕吝便不是周公惟聖罔念作狂若使充彝為繇紂
之行便狂去便是繇紂賀孫

明四藏曰視是將這東底引出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
聽得外面底來所以云閑邪存誠又問四者還有次第
否曰視為先聽次之又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此是動

之於心志士勵行守之於為此是動之於身雖
問聽箴人有秉彝云云前面亦大槩說至後兩句言閑邪
存誠非禮勿聽不知可以改聽字作視箴用得否曰看
他視箴說又較力視最在先開眼便是所以說得乃至
於聽處却又較輕也寓
問知誘物化遂忘其正這箇知是如何曰樂記云人生而
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
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人莫不有知知者所當有也物至則知是以知之而有
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得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
始不好去賀孫
賀孫說顏淵問仁章集註之意曰如此只就上面說又須

自家日裏實理會得始得固是說道不依此說去外面
生意不可若只誦其文而自不實曉認得其意亦不可
又曰且依許多說話常常諷詠下稍自有得又曰四箴
意思都該括得盡四箇箴有說多底有說少底多底減
不得少底添不得如言箴說許多也是人口上有許多
病痛從頭起至告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謹傷易
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得周備哲人
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這說兩般人皆人
只於思量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志士便於做出了
方見得雖則是有兩樣大抵都是順理便安裕從欲便
危險集注所錄都說得意思盡了此外亦無可說只是
須要自實下工夫實見是如何看這意思都說去已私

無非禮之視無非禮之聽無非禮之言無非禮之動這是甚麼氣象這便是渾然天理這便是仁須識認得這意思賀孫問視聽之間或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耳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這將如何曰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視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聽之心然這般所在也難古人於這處亦有以儆之如云女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

賀孫

問承誨言箴自人心之動因言以宣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謹諸已以下是說接物許多病痛曰上四句是就身上最緊物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統不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知誘物化其好四句都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則物忤出悖則來違賀孫問如今所以難克也是習於私欲之深今雖知義理而藴所好樂未免沉伏於方寸之間所以外物統誘裏面便為之動所以要緊只在克字上克者勝也曰用之間只要勝得他天理纔勝私欲便消私欲纔長天理便被遮了要緊最是勝得去始得曰固是如此如權衡之設若不低便昂不昂便低凡天地陰陽之消長日月之盈縮莫不皆然又云這克已復禮事體極大非顏子之聰明剛健不足以擔當故獨以告顏子若其他所言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如仁者其言也訒又如居處恭執

事敬都是克己事都是為仁事但且就一事說然做得工夫到也一般問仲弓問仁一章曰看聖人言只三四句便說得極謹密說出明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便又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都無些闕處尋常人說話多是只說得半截問看此意思則體用兼備曰是如此自家身已上常是持守到接物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有間隙私意直是何所容可見聖人說得如此極密問集注云事斯語而有得則固無已之可克矣此固分明下云學者審已而自擇焉可也未審也意如何曰看自家資質如何夫子告顏淵之言非大段剛明者不足以當之為不然只且就一事告仲弓處着力告仲弓之言只是淳和底人皆可守這兩節一似易之乾一似易之坤聖人於乾說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說得煞廣闊於坤只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緣乾是純剛健之德坤是純和柔之德又云看集義聚許多說話除程先生外更要揀幾句在集注裏都拈不起看諸公說除是上蔡說得猶似如游楊說直看不得

問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此是兩般人否曰非也只是誠之於思底却覺得速守之於為者及其形於事為早是見得遲了此却是覺得有遲速不可尹叔問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四句莫道有兩般却兩脚做功夫去 端蒙

有優劣否曰第錄云只是兩項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

是說動之精粗為處動思是動於內為是動於外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然專誠於思而不守於為不可專守於為而不誠於思亦不可又曰看文字須是得箇骨子諸公且道這動箇那句是緊要道夫云順理則裕莫是緊要否曰更連從敬則意兩句都是這是生死路頭又曰四者惟視為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也道夫

陸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意則餒矣如今見得直如此說得好儒用○閎祖錄云此說極有味

○集義

問克己復禮章外書有曰不能克己是為楊氏之為我不能復禮是為墨氏之兼愛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曰克己復禮只是一事外書所載殊覺支離此必記錄之誤向來所以別為一編而目之曰外書者蓋多類此故也伊川嘗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此說最為的確

謨

正淳問程子曰禮即理也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尹氏曰禮者理也去人欲則復天理或問不取尹說以為失程子之意何也曰其之意不欲其只說復禮而不說禮字蓋說復禮即說得箇實若說作理則懸空是箇甚麼物事如謝氏曰以我視以我聽以我動夫子分明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謝氏却以以我言之此則自是謝氏之意非夫子所以告顏淵者矣又如游氏曰類淵事斯

語至於非禮勿動則不離於中其誠不息而可久將就箇好字總聚在此雖無甚病終不是本地頭話問游氏專說非禮勿動遺却視聽言三事曰此却只是提此一語以緊其餘又問謝氏前篇謂曾點胷中無一事此章乃云仁者心與事一無一忘一助之失曰心與事一也是做此一事則主在此一事一事如此說亦無礙惟其心與事一故胷中無一事也又大

凡人只說做仁如克己復禮為仁是做得這箇模樣便是仁上蔡却說知仁識仁然有病節

問天下歸仁曰只是天下以仁稱之又問謝說如何曰只是他見得如此大抵謝與范只管就見處却不若行上做工夫去偽

非禮勿視聽言動只是行上做工夫去偽

天下歸仁言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却說得實至楊氏以為天下皆在吾之度內則是謂見得吾仁之大如此而天下皆囿於其中則說得無形影呂氏克己銘如洞然心光皆在我闥之類同意端蒙

問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南軒謂克盡己私天理渾然斯為仁矣天下歸仁者無一物之不體也故克己銘謂洞然八荒皆在我闥近得先生集注却云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似與諸公之意全不相似程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此意又是如何曰某向日也只同欽夫之說看得來文義不熟今辭却是從伊川說孔子直是以二帝三王之事許顏子此是

微言自可意會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當其問仁亦以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告之浩
甚顏淵問仁章畢先生曰克是克去已私既克天理自復譬如塵垢既去則鏡自明垢礙既掃則室自清如呂與叔克己銘則初未嘗說克去己私大意只說物我對立須用克之如此則只是克物非克己也杤
呂與叔說克己從那己物對說謨
與顏子說底意夫子說底是說未與物對時若與物對時方克祂却是自家已倒了幾多所謂己只是自家心上不合理底便是不待與物對方是又曰呂與叔克己

己私欲亦是己呂與叔作克己銘只說得一邊方子
問公便是仁否曰非公便是仁盡得公道所以為仁耳求仁處聖人說了克己復禮為仁須是克盡己私以復乎禮方是公公所以能仁問克己銘痒痾疾痛舉切吾身不知是這道理否曰某見前輩一項論議說忒高了不只就身上理會便說要與天地同其體同其大安有此理如初無吝驕作我垂賊云云只說得克己一邊却不說到復禮處須先克己私以復于禮則為仁且仁譬之水公則譬之溝渠要流通此水須開浚溝渠然後水方流行也寓
問或問深論克己銘之非何也曰克己之己未是對人物

言只是對公字說猶曰私耳呂與叔極口稱揚遂以已既不立物我並觀則雖天下之大莫不皆在於吾仁之中說得來恁大故人皆喜其快綽不恁說便不滿意殊不知末是如此道夫云如此則與叔之意與下文克已之目全不干涉此自是自修之事未是道着外面在曰須是恁地思之公且道視聽言動千人萬事又問天下歸仁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莫不皆與其為仁也又曰有幾處被前輩說得來大段收拾不得謂如君子所過者化本只言君子所居而人自化所存者神本只言君子主處便神妙橫渠却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至上蔡便道唯能所存者神是以所過者化此等言語人皆爛熟以為必須如此說

縱不如此說便不快意矣道夫

林正卿問天下歸仁曰疼痛疾痛舉切吾身只是存想天下歸仁恁地則不須克已只坐定存想月十日便自天下歸仁豈有此理時舉問程先生曰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是如何曰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天下皆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看破了時舉

林正卿問呂與叔云疼痛疾痛舉切吾身不知此語說天下歸仁如何曰聖人尋常不曾有這般說話近來人被佛家說一般大話他便做這般底話去敵他此天下歸仁與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一般此兩句便是歸仁樣子又問怨是人怨已怨曰人怨恪

問克己銘只說浮公底意思曰克己銘不曾說著本意楊子雲曰勝己之私之謂克克字本虛如何專以勝己之私為訓鄭伯克段于鄢豈亦勝己之私耶閻祖上蔡說先難便生受如伊川便說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其說平方

以我視以我聽若以為心先有主則視聽不好事亦得大不便也方

以我視以我聽恐怕我也沒理會方

游定夫有論語要旨天下歸仁引龐居士云云黃簡肅親見其手筆閻祖

曾天游見陳幾叟曰克己復禮龔曉不得因在京師委巷中下轎涉泥看謁方悟有箇快活處後舉以問薛丈薛丈之外甥薛云情盡性復正是如此陳曰又問薛丈做甚曾又曰又嘗以問游丈亦以為然陳復曰又更問那游丈蓋定夫以克己復禮與釋氏一般只存想此道理而已龔南本游氏語解中全用佛語解此一段某已削之若只以想像言克復則與下截非禮勿視四句有何干涉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四十二

論語二十四

顏淵篇下

仲弓問仁章

文振說仲弓問仁謂上四句是主敬行恕下兩句是以敬行恕之效言曰此兩句又須作一斤看始得若只以下兩句作效驗說却幾乎閑了這兩句蓋內外無怨是箇應處到這裏方是充足飽滿如上章說天下歸仁亦是如此蓋天下或有一人不許以仁便是我為仁工夫有所未至如此看方見出門使民兩句綴簡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兩句這兩句又便綴着簡無怨兩句上下貫通都無虧欠方始見得告顏淵仲弓問仁規模只依此做工夫更不

別閑用心矣時舉
植同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着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
無怨緊接着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
透徹似一片水流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間斷不
得効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
而無虧欠外內間纔有一人怨它便是未徹便如天下
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又云內外無
怨便是應處如關雎之仁則有麟趾之應鵲巢之仁則
有騶虞之應問仁者甚多只答顏子仲弓底說得來大
又曰顏子天資明便能於幾微之間斷制得天理个欲
了植
或問推己及物之謂恕曰推己及物便是已所不欲勿施

於人一夫邦在前面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須是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或問未出門使民之前
更有工夫否曰未出門使民之時只是如此惟是到出
門使民時易得走失故愈着用力也時舉
問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已欲為君子則欲人皆為君子
已不欲為小人則亦不欲人為小人曰此兩句亦是大
綱說如富壽康寧人之所欲死亡貧苦人之所惡所欲
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不以加於人心大
先生自喜石歸曰路上有人問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
如以刑罰加人豈其人之所欲便是不怒始得且說如
何衆人各以意對先生曰皆未分明伊川云恕字須兼
忠字說此說方是盡忠是盡已也盡已而後為恕以刑

罰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彼刑者乃其外面之私心豈其真心既已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只為理會忠而徒為怨其弊只是姑息張子韶中庸有云聖人因已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怨之人即此論也今人只為不能盡已故謂人亦只消如此所以泛然亦不言人遂至於彼此皆自怨而已璘。可學録云云如刑殺人之事已亦不欲到人時為之則傷恕如何可學云但觀其事之當理則不欲變為歡曰設如人甘犯罪至於死到刑時其心欲否諸友皆無以答曰此當合恕字看恕字看忠者盡已之謂若看得已實有是罪則外雖不欲而亦知其當罪到此則不欲字只用一一怨字則似此等事故不過必流而為姑息張子韶解中庸云以已之難克知天下皆可怨之人因我不貪做皆使天下之人如此則相為懈怠而已此言最害理

問在家在邦之怨是屬已屬人曰如何說得做在已之怨聖人言語只要平看儒者緣要切已故在外者多拽來就心上說必大

問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曰此以効驗言若是主敬行恕而在家在邦皆不能無怨則所謂敬恕者未是敬恕問怨有是有非如何都得他無怨曰此且說怨得是底未到不是底雉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或以為其怨在已或以為其怨在人曰若以為已自無怨却有甚義理此言能以敬為主而行之怨則人自不怨也我怨此仁之効如孔子告顔淵克已則言天下歸仁告仲弓以已及己欲勿施於人則言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此皆以効言特其効有

小大之異耳去僞

帝遜問夫子答顏子仲弓問仁之異曰此是各就它資質上說然其敬行恕便自能克已克已便自能持敬行恕亦不必大段分別時孝○以下二章通論

又曰克已復禮是剛健勇決一上便做了若所以告仲弓者是教他平懲做去慢慢地消磨了譬如服藥克已者要一服便見効故告之漸漸服藥磨去其病也陳

持敬行恕雖不曾着力去克已復禮只一般蓋若是把這箇養來養去那私意自是着不得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時也着那私意不得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時也着那私意不得剛

問克已工夫與主敬行恕如何曰克已復禮是截然分別

箇天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改之敬恕則猶是保養在這裏未能保它無人欲在若將來保得至亦全是天理矣克已復禮如撥亂反正主敬行恕如持盈守成二者自有優劣雜

克已復禮如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出門使民如上策莫如自治閒程先生說學貴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莫次惟莊敬持養及其成功一也此可以分顏子仲弓否曰不必如此說賀孫

仲弓出門如見大賓為仁如把截江淮顏子克已為仁便如欲復中原焉

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已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已與主敬行恕

否件件如此方始有益又因晦遯問克己復禮曰人之私意有知得便克去者有忘記去克他者有不獨是忘記去克他知又與他爲朋者時舉

問朱蔡卿讀書何所疑曰論語切要處在言仁言仁處多某未識門路曰甫至親切處覺在告顏子一章答仲弓又却別集注云仲弓未及顏子故特告以操存之要不知告顏子者亦只是操存否曰這須子細玩味所告二人稟象自不同顧問賀孫前夜曾如何說賀孫舉先生云告仲弓底是防賊工夫告顏淵底是殺賊工夫蔡卿問如何曰且子細看大意是如此告顏子底意思是本領已自堅固了未免有些私意須一向克除教盡告仲弓底意思是本領未甚周備只是教他防捍疆土爲目

守計質孫

問孔子答顏淵仲弓問仁處旨同否曰不異多大槩也相似只答顏子處是就心上說工夫較深密爲難問二條在學者則當並行不悖否曰皆當如此做當克己則須克己當出門見大賓則須出門如見大賓克己復禮不是克己又復禮只克去己私便是禮有是有非只去己非便是所以孔子只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只克去那非便是禮曰呂銘痒痾疾痛皆切吾身句是否曰也說得只是不合將已對物說一篇意都要大同於物克只是克這箇孔子當初本意只是說克去己私欲淳伯羽問持敬克己工夫相資相成否乎曰做處則一併孔子告顏子仲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耳若不敬則此

心散漫何以能克已若不克已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爲敬仲思問敬則無己可克如何曰鄭書云孔子稱顏子仲弓實告因示鄭書曰說得也好鄭書云爲仁之事餘皆因其人而進之顏子地位高擔當得克已矣故以此告之仲弓未至此如告以操存之方涵養之要克已之功難爲而至仁也難其成功則一故程子云須於操而存之則無已可克是也但學者爲仁如謝氏云須於操而存之則無已可克特不能如顏子深於天理人欲之際便可至仁耳非只敬恕而不克已也

又曰鄭言學者克已處亦好大抵告顏子底便體用全似仲弓底若後人看不透便只倒歸裏去做仲弓底了依舊用做顏子底克已乾道也敬恕坤道也忠信進德脩辭立誠表裏通徹無一毫之不實何更用直內坤卦且恁地守顏子如將百萬之兵操縱在我拱揖指揮如意仲弓且守本分敬之至固無已可克克已之至亦不消言敬敬則無已可克若是無所不敬故不用克已此是大敬如聖敬日躋於緝熙敬止之敬也（伯羽○道夫錄）

李時可問仲弓問仁子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賓云伊川只說作敬先生便說敬以持己恕以及物看來須如此說方全曰程子不是就經上說是偶然摘此兩句所以只說做敬又問伊川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觀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看來孔子方是教仲弓就敬上下工夫若是言仁亦未到得這處曰程子也不是就經上說公今不消得恁地看但且就他這二句上看其氣象是如何又問孔子告顏淵以克已復禮爲仁若不是敬也如何克

得已復得禮曰不必如此說聖人說話隨人淺深克己工夫較難出門使民較易然工夫到後只一般所謂敬（賀孫錄注）

程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問孔子告仲弓方是持敬底事程子如此說豈不有自然勉強之異乎曰程子之言舉敬之盛致而言也又程子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問言敬義內外方做工夫而程子又何以遽言仁也曰此亦言敬以直內則無一毫私意仁自在其中爾大抵這般處要寬看識得他意不可迫切求之（端蒙）

或問伊川云孔子言仁只說出門云至中禮惟謹獨便是孚之之法曰亦須先見得箇意思方謹獨以守之又曰此前面說敬而不見得此便是見得底意思便是見得敬之氣象功効恁地若不見得即黑淬淬地守一箇敬也（孫錄）

問程先生說云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看來也是平日用功方能如此非一旦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便能如此曰自這裏做去方能如此只是常能存得此心便能如此又問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曰乾道者是見得善惡精粗分明便一刀兩段斬截了坤道便順這一邊做將去更不犯着那一邊又云乾道是創業之君坤道是繼體守成之君

或問伊川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人之言得他恁地說也好但使其答那人則但云公且去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因曰那未出門使民時自是當敬不成未出門時不敬却待出門時旋旋如見大賓使民時旋旋如承大祭却成甚舉止聖人所以只直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更不說那未出門使民時如何如今恁地說却較淡了義剛○夔孫錄云伊川答此問固好足以明聖人之說見得前面有一段工夫但當初正不消恁地答他却好與他說今日就出門使民時果能如見大賓承大祭則未子升問克已復禮乾道也此莫是知至已後工夫否曰也不必如此說只見得一事上克去便是克已終不成說道我知未至便未下工夫若以大學之序言之誠意固在知至之後然亦須隨事脩為終不成說知未至便不用誠意正心但知至已後自不待勉強耳

表子節問克已復禮何以謂之乾道主敬行恕何以謂之坤道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時舉

或問克已復禮者乾道莊敬持守者坤道如何分別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之類是也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坤道靜重而持守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類是也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

或問顏冉之學何以有乾道坤道之別曰顏子是奮發而為冉子是謙退而持守顏子高明強毅夫子故就其資質而教以克已復禮之學冉子溫厚靜重故以持敬行恕教之必大

問克已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如何曰仲弓資質溫粹

顔子資質剛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子之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動風行做將去仲弓則斂藏嚴謹做將去顔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顔子如漢高祖仲弓如漢文帝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顔子則是明得盡者也仲弓則是莊敬以持養之者也及其成功一也潛夫曰舊聞先生說顔冉二子之於仁譬如捉賊顔子便赤手擒那賊出仲弓則先去外面關防然後方敢下手去捉他廣

周貴卿問克己復禮乾道持敬行恕坤道曰乾道是見群龍无首吉既變則成坤故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坤則都無頭但利牝馬之貞而已所以乾

卦只君子進德修業以至於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從知處說來如坤則但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就持守處說只說得一截如顔子克己復禮工夫却是從頭做起來是先要見得後却做去大要着手脚仲弓却只是據見成本子做只是依本畫葫蘆都不曉着那前一截了仲弓也是和粹但精神有所不及顔子是大故通曉向時陸子靜嘗說顔子不如仲弓而今看着似乎是克己復禮底較不如那持敬行恕底較無事但克己復禮工夫較大顔子似創業之君仲弓似守成之君仲弓不解做得那前一截只據見在底道理持守將去又一條云克己復禮後方又問仲弓寬洪簡重如何見得曰也只想得是恁地夫

子許他南面非如此不可如等處也見得他簡重而今觀他說居敬行簡之類見得仁工夫也大故細密義剛○夔孫録云坤是箇無頭底其辭曰利牝馬之貞先迷後得乾之坤其辭曰見羣龍无首吉乾便從知處說趣故云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坤只是從持守處說故云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克已復礼也是有知底工夫在前主敬行怒只是據見定依本分做將去或說仲弓勝似顔淵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底如何有顔子之勇祖道問顔子問仁與仲弓問仁處看來仲弓才質勝似顔子曰陸子静向來也道仲弓勝似顔子然却不是蓋克已復禮乾道也是喫一服藥便效主敬行怒坤道也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去公看顔子多少大力量一克已復礼便了仲弓只是循循做將去底如何有顔子之勇祖道曰雖是如此然仲弓好做中人一箇規模至如顔子學仲弓曰不可如此立志規模者力量打不到不如且學一等與别人做顔子雖是勇然其着力下手處也可做因舉釋氏云有一屠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底事試曰如不遷不貳却是學者難做底曰重處不在怒與過只在遷與貳字上看今不必論怒與過之大小只看不遷不貳是甚模樣又云貳不是一二之二是長貳之貳蓋一箇邊又添一箇此謂之貳又問守之也非化之也如何曰聖人則都無這箇顔子則疑於遷貳與不遷貳之間又問先生適説克已復禮是喫一服藥便效可以着力下手處更望力爲開發曰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處便是克已蓋人只有天理人欲日間行住坐卧無不

有此二者但須自當省察譬如坐如尸立如齋此是天理當如此若坐欲縱肆立欲跛倚此是人欲了至如一語一默一飲一食盡是也其去復禮只爭這些子所以禮謂之天理之節文者蓋天下皆有當然之理今復禮便是天理但此理無形無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夫婦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長幼朋友莫不皆然其實皆天理也天理人欲其間甚微於其發處子細認取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既知其爲天理便知其爲人欲則人欲便不行譬如路然一條上去一條下去二條上下之間知上底是路便行下底差了便不行此其所操豈不甚約言之豈不甚易却是行之甚難學者且恁地做將去文文自然安泰人既不隨私意則此理是本來自有底物但爲後來添得人欲一段如該提之童無不知敬其兄豈不是本來底却是後來人欲肆時孝敬之心便失了然而豈真失了於靜處一思念首我今日於父兄面上孝敬之心頗虧則此本來底心便復了也只於此處牢把定其功積久便不可及祖道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伊川謂大賓大祭只是敬也今若專主於大賓大祭之心而不容其私欲之害亦可爲仁否曰下一節所謂不欲勿施與無怨此乃以接物而言敬是此心接物亦以此心佐○集義

問仲弓問仁曰能敬能恕則仁在其中問呂氏之說却是

仁在外曰說得未是又問只用敬否曰世有敬而不能恕底人便只理會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無敬則無以行其恕問在家在邦無怨諸說不同曰覺得語脉不是又問伊川謂怨在己却是自家心中之怨曰只是處己既能敬而接人又能恕自然是在邦在家人皆無得而怨之此是爲仁之驗便如天下歸仁處一般

司馬牛問仁一章

或問仁者其言也訒曰仁者常存此心所以難其出不仁者已不識痛痒得說便如此人麥穗中讖語豈復知是非善惡仁者只知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寓

宜又問仁者其言也訒曰仁者心常醒在見箇事來便知道須要做得合箇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道爲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底人心常如睡底相似都不曾見箇事理便天來大事也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時舉

仲蔚問仁者其言也訒只是訥於言意思否曰訥於言而敏於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訒是說特字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而今人只是信口說方說時它心裏也自不知得義剛

仁者之人言自然訒在學仁者則當自謹言語中以操持此心且如而今人愛胡亂說話輕易言語者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明作

仁者其言也訒這是司馬牛身上一病去得此病方好將

息充養耳道夫

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爲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或曰言行常相表裏又曰人到得少說話時也自是心細了○壽○僩錄畧

問聖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訒此句通上下二言否曰就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謹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這裏

學者千章萬句只是理會一箇心且如仁者其言也訒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天理人欲之勝負端蒙

或問顏子仲弓司馬牛問仁雖若各不同然克己工夫也是主敬曰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弓底工夫須是逐人自理會仁譬之屋克己是大門打透便入來主敬行恕是第二門言訒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便透過得此是它病處說錄

亦是隨它病處說錄

司馬牛問君子章

不憂不懼司馬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自說是內省不疚自然憂懼不來明作

爲學須先尋得一箇路逕然後可以進步可以觀書不然則書自書人自人且如孔子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須觀所以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可學

司馬牛憂曰章

死生有命是合下稟得已定而今着力不得富貴在天是
你着力不得個
富貴在天非我所與如有一人爲之主宰然升卿
而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之意只說是死生是稟於有生
之初不可得而移富貴是眼下有時適然遇着非我所
能必若推其極固是都稟於有生之初因問伊川橫渠
命遇之說曰所謂命者如天子命我作甚官其官之閑
易繁難甚處做不得便都是一時命了自家
只得去做故孟子只說莫非命也却有箇正與不正所
謂正命者蓋天之始初命我如事君忠事父孝便有許
多條貫在裏至於有厚薄淺深這却是氣稟分然不謂
之命不得只不是正命如桎梏而死與做非命不得蓋
緣它當時稟得箇乖戾之氣便有此然謂之正命不得
故君子戰兢如臨深履薄蓋欲順受其正者而不受其
不正者且如說當死於水火不成便自赴水火而死而
今只恁地看不必去生枝節說命說遇說同說異也 璞孫

問敬而無失曰把捉不定便是失雉

或言司馬牛所憂人當兄弟如此也是處不得曰只是如
子夏說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礼若大段着力不得也
不奈何若未然底可諫尚可着力做了時也不奈何得
明作

問四海皆兄弟胡氏謂意圓語滯以其近於二本否曰子
夏當初之意只謂在我者敬而無失與人又恭而有礼
如此則四海之內皆親愛之何患乎無兄弟要去關虞

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二下文箇皆兄弟字便或無若等了

子張問明章

問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曰譖是譖入是不干己底事才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閑言冷語掉放那裏說教來不覺愬是迫是切己底事方說得緩慢入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便說人要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也又問明而遠是見得到否曰是明字說不足又添箇遠字贅之意

或問膚受之愬切近灾也若他父兄有急難其事不可緩來愬時便用周他若待我審究得實已失事了此當如何曰不然所以說明又說遠須是眼裏識箇真僞始得

若不識箇真僞安得謂之明遠這裏自有道理見得過他真僞却來聽我不得譬識藥材或將假藥來賣我或得過任他說千言萬語我既見破僞了看如何說也不買此所以謂之明遠只是這些子 明作

問浸潤膚受之說想得子張是箇過高底資質於此等處有不察故夫子語之否曰然廣

子貢問政章

文振問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看來此只是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却做三項事說了信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事也時舉

問民無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民如何是不立曰有信

則相守而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其父各自求生路去淳

棘子成曰章

問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曰此說君子與說其爭也君子同蓋說得話來也君子也古注只作一句說先生作兩句問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古注只作一句說先生作兩句說如何曰若作一句說則惜乎二字無着落廣

問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如何以文觀之曰無世間許多禮法如何辨得君子小人如老莊之徒絶滅禮法則都打箇沒理會去但子貢之言似乎差別耳如孔子說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便說得好雉

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事體不同使一箇君子與一箇暑敗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為本如寧儉寧戚之意明作

哀公問於有若章

問盡徹乎曰徹是八家皆通出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收公取其一如助公田此助徹之別也蕭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共耕

問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不濟事雉

或問有若對哀公盍徹乎之說云云曰今之州郡盡是於正法之外非泛泛誅取且如州郡倍斂一項錢此是何名色然而州縣無這箇便做不行當初經總制錢本是朝廷去賴取百姓底州郡又去賙經總制錢都不成模樣然不如此又便做不行或曰今州郡有三項請受最可畏宗室歸正添差使臣也曰然歸正人今却漸次宗室則日盛可畏小使臣猶不見得更有那班裏換受底太使臣這箇最可畏每人一月自用四五百千結畏它箇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問主忠信徙義曰主忠信者每事須要得忠信且如一句話不忠信便是當得沒這事了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徙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底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植方子

主忠信是箇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

問易只言忠信所以進德而孔子益之問又及於徙義者是使學者於所存所行兩下都做工夫否曰忠信是箇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徙進不得有進廣

問子張問崇德辨惑孔子既答之矣末又引我其行野之詩以結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伊川言此二句當冠之瘠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後之傳者因瘠景公問政而誤

之耳至范氏則以為人之成德不以富亦祇以行異於野人而已此二說如何曰如范氏說則是以富言千駟異言庚癸也今只得如此說

齊景公問政章

問齊景公問政孔子告以君臣父子然當時陳氏厚施於國根株盤擾如此政使孔子為政而欲正其君臣父子當於何處下手曰此便是難據晏子之說則曰惟禮可以已其亂然當時舉國之人皆欲得陳氏之所謀成豈晏子之所謂禮者可得而已之然此豈一朝一夕之故蓋其失在於履霜而至堅冰亦未如之何也已如孔子相魯欲隨其後二十家至成則為孟氏所覺遂不可隨要之二十家孟氏最弱季孫為強強者隨之而弱者覺之故也問成既不可隨者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問成既不可隨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使聖人又為之亦須別有箇道理處

問齊景公問政與待孔子二章想是一時說話觀此兩段見得景公是箇年老志衰苟且度日不復有遠慮底人

曰景公平日自是箇無能為底人不待老也

子路無宿諸章

問子路無宿諸曰子路許了人一人便與人去做這事不似今人許了人却掉放一壁不管雜

子張問政章

亞夫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主不

可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專事要實
故集注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裏要如此便外面也
如此事事靠實去做也時舉

問君之無倦行之以忠曰若是有頭無尾底人便是不忠也
不久所以孔子先將簡無倦遍截它賀孫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所居是自己事要終始如一行之以忠是對人言之謂應接時恐有不誠處心大
子張是箇有銳氣底人它做事初頭乘此銳氣去做少間做到下稍多無殺令故告以居之無倦又且不朴實故告之以行之以忠欲其盡心力也燾

亞夫問居謂存諸心無倦謂始終如一行謂施諸事以忠謂表裏如此固分明然行固是行其所居但不知居

只居箇甚物事曰常常恁地提省在這裏若有頃刻放倒便不得賀孫

君子成人之美章

問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成字如何曰成字只是欲字

季康子患盜章

問楊氏謂欲民之不為盜在不欲而已橫渠謂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自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之使竊子必不竊故為政在乎足民使無所欲而已如橫渠之說則是孔子當面以季康子比盜矣孔子於季康子雖不純於為臣要之孔子必不面斥之如此聖人氣象恐不若是如楊氏所說只是責季康子之貪

然氣象和平不如此之峻厲今欲且從緩說如何曰善

謨

季康子問政章

或問子爲政焉用殺曰尹氏謂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此語固好然聖人只說焉用殺三字自是不用解了蓋上之人爲政欲善則民皆善自是何用殺聖人之言混成如此時舉

子張問士章

問何如斯可謂之達曰行得無窒礙謂之達在家必達在邦必達事君則得乎君治民則得乎民事親則孝事長則弟無所不進植錄云如事親則得乎親事君則得乎君之類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正是指子張病痛處謙之

周問聞達之別曰達是退一步底聞是近前一步底卑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然爺

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於張諸大一時若有雉

問達字之義曰此是聞達之達非明達之達但聞只是求聞於人達却有實實有而不居聞者却是要做這模樣端蒙質直而好義便有簡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底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都如此周徧詳密個

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蓋察人之言觀人之

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它還不信受它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爲學貴是自低下做將去才自高了便不濟事時舉

問察言觀色想是子張蹤等爲大賢於人何所不容之事於人不辨別邪正與賢不肖故夫子言此以箴之曰子張是做箇大底意思包他人至之門堂乎張也它是有箇忽略底意思否曰他做箇大底意思包人便是忽略時舉

色取仁而行違這是占外面地位闊了裏面填不足植

問子張問達與聞一章曰達者是自家實去做而收斂近裏底如質直好義便是自去做察言觀色便是察人

色而與之言又慮以下人惟恐其不收斂也若是只據自家意只管說去更不問人聽與不聽便是不察言觀色然而能如此則德脩於已而自孚於人所行自無窒礙矣故曰達聞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放出外求人知而已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不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盖才放退則連前面都壞只得大拍頭居之不疑此其所以蕩盡而無實行也其何來未曉聞達二字因見鄉中有人其傳揚說好者甚衆以至傳揚於外莫不皆然及細觀其所爲皆不誠實以此方見得聖人分達與聞之別意思如此段形容得達與聞極精又云色取仁而行違不慊是虛有愛憐之態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荏

皆色取仁而行違也 壽

問子張問聞與達一章達是躬行實踐做出來底聞是沽名要譽底曰然達是常自貶抑不求名而名自達者聞是向前求名底又不好義 蕭

一事便思量惟恐有觸突人處又云質直好義是質直好底有那質直麤底又不好義 蕭

質是質實直又自是一字質就性資上說直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多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收斂工夫如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這只是麤謾將去世上有此等人專以大意氣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正救其病此章大意不出二一箇是名一箇是實 賀孫

問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與鄉原如何曰却不同那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底是大拍頭做要譽衒人鄉原却是不做聲不做氣陰沉做罪過底人義剛言二者皆是要譽而天理都不存了曰固是如此但一箇是向前去做一箇是退來做 義剛

問子張以聞爲達伊川以爲明達之達上蔡以爲令聞四達之達尹氏以爲充於內而發於外爲達三說如何曰此所謂達者只是言所行要無窒礙如責君必得乎上治民必得乎下而無所不行無所不通與子張問行大抵相似呂氏謂德孚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是好去集注 楊問質直而好義質直是質性之直或作兩件說曰質與

直是兩件察言觀色龜山說察言故不失口於人觀色故不失色於人如何曰自家色如何觀得只是察人言觀人色若照管不及未必不以辭氣加人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之事則得乎君以之交朋友而朋友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邦在家必達之理子張只去聞處著力舉人此語正中其膏肓質直好義等處專是就實色取仁而行遠專是從虛寓

問質直而好義和靖謂立志質直如何曰這箇莫不須說立志質直但只是無華僞質是朴實直是無偏曲而所行又合宜觀人之言而察人之色審於接物慮以下人只是一箇謙如此便做得去達是做得去又問仁如何

以顏色取曰此處與前說相反只是顏色雖做仁者察言而所行又却不如此此恐是就子張身上說驟

樊遲從遊舞雩之下章

問如何先事後得便可以崇德曰人只有這一箇心不通著兩箇物事若一心做事又有一箇求得之心便於這上不專如何有積累之功這一條心路只是一直去更無它岐纔分成兩邊便不得且如今做一事一心在此做一心又去計較功勞這一件事定是不到頭不十分精緻若是做一事只是做這一事要做這箇又要做那箇便自不得雖二者皆出於善也不得況於不善者乎 賀孫

陳希真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

做不當做且先計校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爲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爲矣德者理之得於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爲而無爲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才爲此小利害計此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時舉

問先事後得曰但做自家合做底事不必望他功效今做一件好事便望他功效則心便兩岐了非惰是功効不見連那所做成事都壞了而今一向做將去不望他功効則德何緣不崇時舉

論先事後得曰正如鞴信水陣都忘了反顧之心戰必勝矣又云當思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不可有二心一心在事則德自崇矣方子

亞夫問先難而後獲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計較功利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底事便純是天理才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雖自崇才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會崇聖人千言萬語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時舉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截斷了外面它人過惡只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纔去檢點它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麁了

問子張樊遲崇德辨惑之問何故答之不同曰子張是務張不實底人故夫子於崇德則告之以主忠信徙義欲

收斂着實做工夫常人之情好人惡人只是好之惡之而已未至於必欲其生必欲其死處必是子張平日於喜怒之間用心過當故又告之以此樊遲爲人雖無所考以學稼學圃及夫子答問觀之必是箇鄙俗儳暴底人故夫子告之以先難後獲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蓋鄙俗則有近利之意儳暴則有因忿忘身之患皆因其失而救之也雉

樊遲問仁章

樊遲未達者蓋愛人且是汎愛知人則有所擇二者相反故疑之夫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便是知樊遲誤認二句只是知故見子夏而問之子夏遂言之至於不仁者遠然後仁知之義皆備德明

樊遲問仁孔子答以愛人問知答以知人有甚難處樊遲因甚未達蓋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反故疑之只有曾吉甫說得好舉直錯諸枉便是知人能使枉者直便是愛人魯解一部論語只晓得這一段

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但

愛人知人自相爲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也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後來再與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所以爲聖人之言時舉

文振說樊遲問仁曰愛人一節先生曰愛人知人是仁知之用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之以仁之體文振云聖人說用則體在其中曰固是蓋尋這用便可以知其體蓋用即是體中流出也時舉

或問愛人者仁之用知人者知之用孔子何故不以仁知之體告之乃獨舉其用以爲說莫是仁知之體難言而樊遲未足以當之故舉其用使自思其體曰休雖是二字本未嘗相離用即體之所以流行賀孫

問不仁者遠矣謂不仁者皆爲仁則不仁之事無矣曰是雉

問樊遲問仁知一章夫子看來不惟治天下國家如此而全學者若在一家一鄉而處置得合義時如此（知不仁者遠矣之類）

曰這仁知兩字相須但辨別得分曉舉錯得是當便是仁之事旦夕人在鄉曲處置得事是當教一鄉之人不至於爭鬪即所以仁之也壽

子貢問友章

問忠告善道曰告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善始得雉

問忠告善道曰善道是以善道之如有人雖敢忠言未必皆合道理者則是未善也時舉